

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三十五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軍功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猺記　元虞集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

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
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
統踰絶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欝結瘴癘時
起朝廷寛其猺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
葢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
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獞人曰款人之目皆强獷
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
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猶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

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隂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莅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户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邑延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猺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旺扎勒帥湖
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
秀峯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
公以隨省某處萬户某處萬户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
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等寨盡
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
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
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

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冦又攻平樂府之恭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特默齊至軍公軍破冦所據月虞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黄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和爾濟延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来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闕田米落等處潰猺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

等來歸得户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嵗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猺冦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冦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茘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

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戸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戸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戸呼圖克岱爾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呼圖克岱爾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戸陶庭蘭識之曰

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强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賔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猺鄉導者潘壽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

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省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閘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洞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

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鞫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蘸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

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和塔拉默色哈雅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三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賔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

萬戶哈喇布哈敎千戶禹滿岱流刼鄉村燒倉庫累降復叛掠充屯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戚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達爾罕及顧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闕山上錦黄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

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户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巴延章囊嘉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其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

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陰深僻其人昔得為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夸攻蠻夸古之道也藉獞人以制猺獞强而敗假融欵以制獞欵戚則又助叛者此方畧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容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来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

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鹵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達爾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于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而當險要之衝焉

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絶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于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来有所規隨故為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沈紫江廣右軍功志

明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著於鐙韄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

中膂既連斃三首後騎至拔其首公以二首讓後騎而
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麇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
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
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
以公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
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閑告而
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閑隘而入果無兵守于路擒
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

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茘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

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為縿頂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合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

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

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阯曰猛走交阯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

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

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
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
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
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
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
見後陣却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
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
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

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悞猛圈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

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

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鋐間出城弩中其髆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

出衷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
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
坐踣之于是百户潛遣人茇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
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
户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
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横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
茇而以勝告百户百户亦使人茇而以勝告公公因謂
百户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

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為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

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
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
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
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
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
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閭閻動色情性賊在谿峝千百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鵰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
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

徙妻子畜聚於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多少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為圖勝筭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為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

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鹵㬥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絶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静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

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刳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儥買遊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来見

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
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
又命諸妾婢濯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
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
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
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
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
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

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有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己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来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

管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内老弱婦女牛
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
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
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
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軍
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必賊者以充級故賊
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為賊時
見殺或孥貲為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

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睊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睊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睊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刵兩目刵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刵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其巢其也震慴不

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

来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鹵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冥

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黨驚老泚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呌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泚昨夜来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泚昨夜来吾巢則固

已更相恇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恇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亢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

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
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至七十餘
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
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
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
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
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一不害汝
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来投公公令

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擒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縳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别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諧猺乃詭相與計

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責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

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遣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諌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諌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諌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諌以歸剜扶諌目截

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讋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擄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

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夸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夸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

攻城郭復故地諸夸夕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
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指賔州應
募為打手賔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
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賔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
請往公方慮夸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
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賔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
扇賔州危矣賔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
何有于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

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刼城若欲殺人刼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吾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

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脇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千人詣賔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

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

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夸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于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

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容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挚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危使毒汝則奈何令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盖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恩龍驛公晨起耳語金

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

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廹死而狠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廵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廵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廵按聞之曰

禍矣公謂廵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
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
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
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
伏候公公曰今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
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
公復於廵按曰金入賓州矣廵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
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

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駡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廵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賔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里餘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徒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

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譏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

狼兵三千人護廵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戯謂金曰癡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𢹂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两勞留取紅紵掛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人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

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齋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巳賫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踞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

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賔州縳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容相閧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縳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

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

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

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

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

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

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

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夸將焉用

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絶峝未嘗不

来其来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禄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

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剸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瀕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

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府江紀事　　茅坤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搆竊自憐顧為棄官挨擻矣秋七月適應警菴公檟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

始以壬子入粤右粤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既
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沒刼
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
行遂以孤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已陽朔縣特甚陽朔
縣抱江而城葢綰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来古田諸部
落刼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
江百戶殺之督府歐陽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
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

公輒以函牋賀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諳兵事者大畧治南粤諸夸莫善于鵰勦莫不善于大征何者夸雖醜類其凶悍驁鷙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罷棨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堙山刋谷而部斬之矣其為功莫真於鵰勦而莫贗於大征鵰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鵰之搏兔然故

其為功最真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也率斬他䤋以緩罪故其為功多贗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征之師如泰山壓卵奏捷之後輒冒爵賞而鵰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並知鵰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一曰將士不勤習二曰嚮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予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隷尺籍者于

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馬上馬者則授之摧鋒或為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馬者則列枹鼓赴干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馬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為戰而又以嚮道不審者諸猺獞並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既不得入何以測彼已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别募死

士爲緝事軍且令各擕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其賊巢爲左其賊巢爲右其巢枕其隘其巢控其江其巢與其巢相姻黨當别爲行間其巢與其巢相讐殺可遺金錢使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偵及也以藥筆傳之紙絶無可覩見者出則又按圖别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畧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輒案舉鵰勦

之法惟日以戍兵廵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猺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資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猺獞又以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輙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獞猺故行刼殺者且恚予或按兵鵰巢亦時時隨諸熟猺獞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狪江輩刼殺吏民數多予僅㓮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夸酋故

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攜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而入監鄉試事旣竣陽朔吏民復告急𤔡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為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為患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夸如摯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

聽其鵰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奈何予又前言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為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士毅以来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其若聲其罪以鵰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砦前則帶

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
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
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擂鼓巖即控
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也而諸獞中日遣其黨偵
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
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賽神起兵稱
亂矣予乃分所部署兵為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
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胷或從恭城而背或

從平樂而突並夜則御枚晝則伏山寵中所過道立幟
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
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夸之當
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以兵扼江
江東西斷而為二諸夸酋並膽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
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
抑不自知官兵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
恭城諸鄉兵及他熟猺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

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并被擄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夺酋所占沒田廬與刼畧牛羊男婦者並来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天子為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朮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

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畧大較以鵰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為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夸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為利又議永安修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

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顧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夸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夸治夸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為大名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志　王世貞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淩公以十萬衆蕩平羅旁諸巢穴而

獨以西寇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轉怯令勇因形為勢寇已歷歷墮股掌間而會諜得昭平三屯最强而孽最甚即勵將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出其被鹵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一等賜金帛優巳北三河池咘咳諸寇復叢起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㓨其腑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百有奇牛馬糧仗薤徙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入冑監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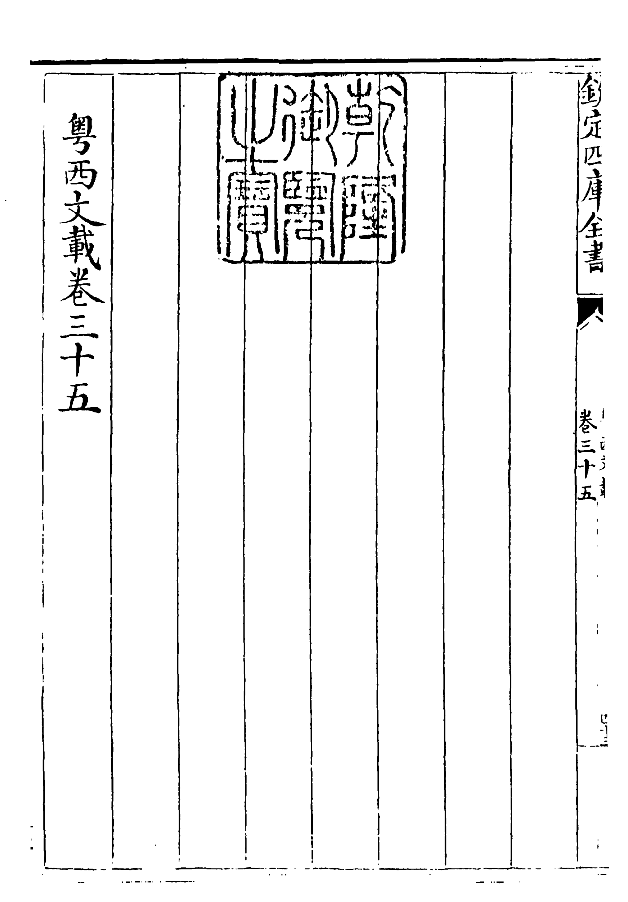
金幣有差久之而公已召為右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營堡民人其良者而儲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畫賦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蓋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

將吏覬勲惟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命綏靖若曹
不可究武姑以待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猺起與平
樂昭平永安荔浦猺獞而抄畧行旅剽虜廬畜浸淫及
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
也潛分兵為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凡十餘戰躪其穴
百十餘處𠧪斬渠魁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
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鵞松栢深埇等寇復繼起
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為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𠧪斬

酋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録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盖閩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陲廹於海於閩越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磽确深巖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盖闕而與猺獞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蝟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發驟定無論國家之於猺獞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掺捕之然亦僅僅取懲艾雖以韓

襄毅之果王文成翁襄敏之算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策誅勦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鏌鋣之憯而賊之授首於鋒鏃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足勝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

於肘金横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為嶺
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
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鳴鑾銜公
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為之叙其畧如此陸生儻
以示公則為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
願以班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姓吳名文華嘗
視學其地有賢聲當左轄河南治平時為天下最拜璽
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萬歷丁亥正月



粤西文載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臣鄭兆求

粵西文載卷三十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 雜事

桂林盛事記

宋 張仲宇

桂林為廣右二十五州之都會風俗淳古分野寧固自秦漢以來無干戈之患和氣所薫山川秀發城西七里罔嶺盤紆即始安原脉熈寧初頻有祥烟紫氣欝葱其

上父老異之而莫之識未幾果符今皇帝建封玆地中興海寓驗今推昔信乎碭之雲不為虚應也崇寧間尚書王公祖道來帥是邦念郡庠湫隘風教未敷乃闢而廣之誘進學者又採堪輿家之説泗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環城有水如血脉之縈一身遂冠淮甸大觀二年准勑著令壅隔新泗者以盜決黄汴二河隄防法坐之距今應舉之士十倍前日鄉貢舊額八人而已秋闈校藝主文者每有遺才之歎紹興二十六年知昌化軍事

黄公齊邦之先進也入覲宸扆首言靜江屬興王開府
聖澤所渝士才日茂而取士不及下郡之半乞稍優之
上可其奏增解二名先是憲使路公彬上章言廣右土
産瘠薄乞減靜江夏税上供布錢以寛民力然不及軍
裝布至是黄公復乞之上亦依奏迨今二年匹輸一緡
二侯之請也昔子産為政于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若此邦之民沐聖恩寛
惠膏澤涵濡皆二三大夫推仁教養之意而獨無志譔

書其事鐫于名山傳之於後於以昭示來世爾

經史閣學呂公免回易錢記　王安國

良法易創也法獘矣而革之非見善明用心剛不能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大司徒免回易錢其革而當者歟事初而善辭曰整軍經武也奉行者果能不盡利不營私焉得獘其獘也人實獘之然利者義之反罔利輩視義何等物百計籠取一孔不遺利盡害生滋紛紛矣折配谿峒貨物而蠻猺怒勒價刻直而市肆閉行旅之往

來過貿民之販鬻道之悖往往為大司閫怨府為藩帥
蹙元氣為邊徼僨事端其自為謀則挾公翼私而專恣
妄作也弊至此不革將悔久哉聖人戒言利也曰多怨
曰亂之始曰不奪不饜國何利焉南軒張宣公辨義利
析秋毫帥廣時痛邕宜融被極邊號凋郡申聞於朝廷
乞假緡錢付各郡自為回易収息贍軍公之加意三郡
厚矣未若泯此名之為善也安國承之守郡事臨民言
及斯弊蹙相告冀回生意於憔悴適經史閣學呂公奉

天子命來惠南國所行皆快活條貫一申免請如響斯答嘗辦香東嚮為宜民寫真感懿哉報翰之言回易之害某未入境已知之公牘之來適契下懷一筆勾去亦牧民者之職分見義勇為如是哉公之學以道稱擇術精矣生財有大道大人之學也公以大學為學絜矩為道所以内外本末聚財散財悖入悖出固洞然于胸中矣大而固天下必能因人心之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何獘

之不革哉公於此時心與理契機動失决知田易之害於入境之先肆一筆之勾於公牘既來之後見善何其明用心何其剛公之志主於根本專於收養有不使輙弛以利民昔者呂許國公奏免河北等田鏄王魏公謂其識大體許之秉鈞軸其子中國正獻公為保固人心計極論三司商財利之不可行二公器識如此當時皆位至台鼎宏規懿範至今日休用此道也愚於此益信道山之道得其傳公名師夔字虞卿號道山元勳節相

武忠公英嗣也先世河南來居壽春前有許申二國公父子矣將相一門流傳一道忠孝固有自云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吳儆

自邕北出功饒州梵鳳州至橫山四百里又自橫山北出田州古天縣歸仁州歸樂州唐興州睢殿州古郝縣七源州泗城州即冗州也稍折而東歷上中下思晝州山獠境渡都泥江沿江而北歷羅幕州及諸山獠至順唐府西南番羅殿國阿者國皆漢西南夷故地西與大

理自杞東興黔南爲隣各有君長姓氏自言諸葛武侯所留戍卒後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境中西南番酋長自稱檢校太師守牂柯國其人皆椎髻跣足有被髮兒首者其首領多能華言縱行書如中國童蒙所書有銅章篆文甚古眎漢印差大其地平衍多稻田豐水草羊馬番馬桃李胡桃松子柑橘桑麻之屬皆有之兵有短劒木弩藥箭率常佩以自衛射多中然不能及遠其戰鬭無行伍騎相角逐短劒相交擊無甲楯之屬藥

有牛黄人參草菓等衣方領大袖長裾左衽如中國半臂之制富者以黄紬為之貧者以布其首領以錦帶纒腰腹間奴虜以索綯如臂鞲柱腰然以能忍饑且於騎射便也死則以錦及豹皮裹尸而葬以多且美相髙横山官私歲所市錦率數千疋他雜絲不勝計又自泗城州稍北出古宜縣古那縣龍唐山安龍縣安龍州渡都泥江斗折而西歷上中下㞛州山獠羅福州雷聞嶺羅扶州至毗那自杞國又北出至大理國兩國風俗土産

兵器衣制大略與西南夷不異惟大理有文法善為中國體行草書有甲胄以皮為之𮤲器之文縷甚精緻每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王叔和脉訣千金方等書國人奉佛甚謹賈人有持青紙金書金剛經至橫山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驛南與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為隣西至海與占城為隣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獠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為隣西至海亦與占城為隣西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自杞今

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立國事聽於叔父阿巳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餘歲阿巳攝國事自羅殿致書生教之華言教之字畫嘗詒書田州黄諸侯問寒温之式與中國不異阿巳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强馬益蕃每歲横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健凶悍善騎射輕生好

鬬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互市以吾撫之之過也驕甚淳熈四年酋必程持其國書來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事二十餘條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為年號初至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既而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之乃慴伏畏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又有特磨道在自杞之南馬伏波銅柱之北比年為自杞所梗馬不復至某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覩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

甚信諜者又云自杞地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之國也

鐃胡帥盩龍巖詩與序跋記　劉居顯

辰山峙結亘千百年莫或異顧大諫李先生貽扁盩巖而重以詩是山之舉籍籍矣先君以為是固無意斯世者所宜盩也葢嘗從南軒張先生遊講閒義利之辨有日宜郡以裒然計偕舉竟尼莫前其介如之素若此薦歷二紀居顯政惟先志行涉蕪泯是懼無何天眷南顧

命先生重鎮舊治公餘首檢校昔遊慨彼往事如夢之
歎所以惠顧乃復眎前孔稠一日以其和大諫李公韻
並總餉金陵懷舊十篇寵遺居顯薰沐跪諷其感槩詞
氣爛溢毫楮且揭巢許高躅儔先君九原有知敢冒是
畀乎雖然士君子出處未嘗不相表裏皐稷謨謨則箕
穎肥遯宜也堯舜君民事業有先生以身之則洗耳高
卧先君其奚辭噫古人生死交情反復手間而先生不
間存歿所為感奮飛躍何如耶嚴石增輝草木吐氣潛

德幽光真不朽矣世謂盤谷以愿顯安知以昌黎之序顯山陰塵跡後人何酷掛諸牙頰毋亦右軍一記難磨與欲刻之石崖使來者悉先君之隆遇其知斯巖始終隱顯有自來矣

實晉米公畫像記　方信孺

實晉米公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公始定居潤州以宣仁后恩補秘書省校書郎浛光尉闕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闕監中嶽廟授漣水軍闕發運司勾當

公事闕　撥發入爲奉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
宫知無爲軍復召爲書畫院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知淮
陽軍痒生於首謝事不許卒於官闕　年闕　月塟
丹徒長山下信孺頃過洽光訪公遺跡得北山養疾篇
及闕　石刻闕　來桂林復得僧紹言詩序及伏波
巖與潘景純同遊石刻闕　公嘗尉臨桂秩滿寓居西
山資慶寺頗與紹言遊故有此作其他蹤跡則鈌如也
至於序中云書於桂林闕　堂今亦失所在豈舊尉闕　耶

公作畫史闕　始尉官桂林而是時文章翰墨已足以高跨千古然蔡天啓誌公墓書滄光不及臨桂豈所謂名闕者臨桂闕　中耶抑先臨桂後滄光天啓所書略及之耶公之孫闕　公遺文如北山養疾篇紹言詩序等作皆逸焉豈公時闕　次偶未見此闕　耶公闕碑皆書熙寧七年今去此且一百二十餘載闕　其聲名與天壤相終始闕於闕　先闕遊桂林者或未必知其詳信孺將漕於闕　公之曾孫闕　秀實為靜江府闕　攴使

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題字闕其遊山時闕
此闕刻之伏波巖公題名之左且高宗御製碑闕像贊
冠馬併闕公平闕　於下方闕　舊遊使來者
尚可以想像其凌雲御風之高致云嘉定八年八月旦
朝奉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莆田方信孺記其小影之
上有高宗御製贊曰襄陽米芾得名能書六朝翰墨漁
獵無餘骨與氣勁妙逐神俱風姿亦然縱覽起予旁又
注有先南宮戲自作此小像真跡今歸御府友仁書友

仁芾之子世稱小米者

全州儒學瑞芝記

明　吴伯璋

大凡物產之祥固有召之於先者亦有應之於後者簫韶奏而鳳儀於廷春秋成而麟出於野召之於先也志壹之動氣也龍馬出河而八卦畫龜書呈洛而九疇叙應之於後也氣壹之動志也事應雖有先後之殊其為瑞則一也志氣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哉成化辛卯寻自宣城調任全庠祇謁先聖畢升堂與諸僚友相見

視堂前有碑碣焉鐫歴科舉子姓名葢自國初於兹百有餘年矣登科者雖不乏人而第進士者則未嘗有也越明年全蘭臺豸史陳君瑶仲華實始進對大廷僉謂學校方興人才旣出必有禎祥以符之矣廹歲丁酉春三月有芝産於聖殿之右楹其葢輪囷其色紅黄而明潤有二小芝附焉僉謂和氣致祥瑞草聿生必有人才以應之者矣且是殿也前守錢塘周公健之所修葺楹之建五十餘年矣其材既乾久而堅朴其礎則盤固而

深厚若無與於生意也而是芝乃勃勃然以生殆不偶也是年秋今内翰編修將君晃敬之以方髫年發解於桂林明年今銀臺通政陳君琬仲廉擢進士上第仲廉乃仲華之兄也歲丁未今南海尹將君昇誠之偕敬之聯名登狀元費宏榜敬之即誠之之弟也兩家棣蕚聯芳於一時簪組輝映後先相望豈止一郡一庠之榮而實邦家之光也芝之産之祥蓋有由而驗耳按本草芝之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今此芝之之産既非木植津液之

所鍾又非土氣潤澤之所蒸初無根苗不假栽培不資灌溉而幽質含秀靈華曄曄如也果何自而然哉意者太和之氣薰蒸漸漬於禮義相先之地蓄之久而後一大發故人才彬彬先後輩出亦如此芝之應瑞呈祥耳理或然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芝草之生關乎賢才之迭出國家泰運之所由興也鄉予既秩滿之京又還浙之樂清歸休林下追憶前事夢寐不忘也適間登第者繼有其人但不知瑞草之生復如前時否也姑記

目擊者以詔後之人

吾全第進士者始於洪武乙酉蕭御史珪今此記謂自成化戊辰陳都憲瑤始蓋未之考爾湘臯病叟蔣冕書

永寧州養濟院記

梁順甫

我太祖高皇帝御宇法兼三代政先窮民府州縣各立養濟院在京畿又設飯堂鰥寡孤獨之民饑寒舉有賴焉義寧僻邑宜多窮民余始至廉訪之越四月而獲一人即拓基置院三間以安之一日郊行見有弱而龍鍾

傴僂而菜色者進而詢之曰我忝爲若等父母若等可
有無告之苦乎抑亦有是而無衣食之累乎卽叩首曰
窮民也余曰若旣窮矣幸有聖天子養濟之惠我有司
體恤之切何不投名於官以坐享太平之盛哉乃泣曰
某等固知饑寒迫身顚連無告寧爲牧豕之傭行乞之
輩斃而已矣正不敢無功以坐食乎人因詰之曰朝廷
自有恩典以及於若功奚論耶答曰飛潛動植有形於
天地之間者皆有所共於上何人靈於物而反素餐耶

於乎民窮而至于斯亦已甚矣猶能堅忍迫身之若不敢徒食於上則夫司收之吏胥徒之役皆受朝廷洪庥非一日也乃以俸祿為應得恬不恤民猶且多方漁歛之何窮民之不若耶噫嘻宜乎民之挾而侮之訐而去之也八月初養濟院成因并記其事以詔將來

柳州鄧侯留鹿記　　董份

柳州為百粤地上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綰粤駱之會列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逐者所徙謫也鄧侯為侍

御史假儻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於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為政太守上承明天子剖符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為觧至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甚稍與民約法立為章程大槩因其俗為政輔以寛大不以切操治專務以醇德化民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

之路寡而民無由率教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即民何格哉乃修次學官弟子舍多其鐘鏞琴瑟籩豆諸禮樂之備益令士劘切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郡多溪洞諸夷侯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柳翕然為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意澹如也顧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還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留其鹿以侯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

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鄧公鹿相勑謹飼鄉父老至傳問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他鹿二以易一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藉留鹿以思鄧公計已疏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歎因復曰即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久誠得學士賢人為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詎但鹿在耶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為諫議矣父老因寄謂

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與遊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為仁義者也今治能果然有以哉史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於擇地使士皆怏怏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賴哉夫賢者既不肯遠仕即以謫去黙黙自恨其下不肖又見放棄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令誠得如鄧侯者多置遠徼為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鄧侯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豈忍違其身之教令

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剪伐詩人歌之列於國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葢亦甘棠之遺意而予適為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予甚懼焉故記之以附於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鋐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子名忭

飛廬記　　董傳策

余家水國習水行舟即雇小舟從巨浪中行其疾如駕馬更穩臥無他虞史稱吳人使船如使馬葢記實也既

戍粤中恠其江道多瀧灘粤人又不慣操舟客舟至殊少即興發思出江游輒苦無雇舟便歲巳未秋余始買一小舟為稍廣其腹令可坐七八人中設小榻僅盈席其上作軒篷旁開小窗垂以短簾兩頭各置雙槳命家僮自操之每當日融風恬雲輝雨淨若層霞並山光綴采或皓月與江練澄空於時觸境關心興言鼓枻乃更縣不繫之颿檥不速之客飄飄然與波上下登峰以遨臨磯而酌間自吟其意興所到從者和而歌之無論協

窾咸適也醉則跰臥篷底放之中流任其所泊而徜徉
焉興窮輒返故所以為常夫物茍適興靡校洪纖余茲
一葦航豈劣千艘廣廈哉庚申夏余乘之出横槎下烏
蠻灘遲家君南來是歲秋余送家君北歸復乘之出蒼
梧留連舟次逾月往還歡晤離愁并牽衷臆於時隱然
生侘傺焉當晝皇皇獨與風艌篷窻為伍或抱膝而吟
或挾書以卧中宵夢醒起坐撫髀鳴榔顧瞻明河亘薄
牛斗私又依依不能置也詩家所留傳大江流日夜孤

舟無四隣每一朗誦輒令羈士憂心如酲人代靡恒曠懷非繆而余匏繫炎荒水鄉在望雖假玆舟作吾廬猶思揷翅故國直瀉數千里為快云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爰因說文名之曰飛廬夫人生寄寓天壤良無異芥舟之漂巨海而徤者且攖慽華屋務競奢麗相雄長乃今飄蓬蹇邁兀自棲棲雲水間無問險夷一棹累日若常穩卧者然鷦枝鷃蒿固分宜爾然余明發不寐之懷每厭結維而慕遐舉殆猶

以飛廬爲滯行跡也而世既艶然名閥役志疲神方復畢力規恢日爲嗣昆計千億尚若歲晏莫支營營罔息一朝晷運推遷滄桑數變視余假棲息之安充俄頃之用將又誰久而誰暫哉抑昔人有從省官住舟中者余戍也而得飛廬所覆庇明時匪淺鮮矣會有羅浮山人者貽余詩曰出住船如屋歸來屋作船豈得飛廬趣者歟述飛廬記

全州建庫樓記　呂調陽

往西延賊寇全郡夜襲郡城縱火燬郡治之署及庫刼其藏以去賊既去而當事者亦嘗鳩工飭材修復其所燬然大率因簡陋具式廓而已事在丙辰越六年辛酉郡守黄侯入覲而貳守熊君始視篆即繕治庫藏為樓以儲幣鏹之屬而室其下以居守者於是嚴扃鑰遠燥濕自有郡以來無完以固如兹役者也郡博静覲劉君輩為予道熊君之能盡其心丙辰之變嘗獲賊酋訊所以偵伺之故輒以為慢藏誨之今事鑒固在也越歴有

年守亦數易而創艾之深警備之至實始於熊君耳夫千金之家未有不慎於藏而能固者也郡豈直千金哉家國殊致而守官如傳舍矣予既深然其說而劉君遂以予為知君請記其事予惟夫庫貯之府也人亦有言示人以義其幣猶賄庫而記之是以賄示也無乃非遂古之意乎諸君請益堅乃申義利之辨以告熊君曰義與利不有同形而異情者乎是故利一也豐貨以殖私則利謹節以飭度則義貨而悖入之則利貞斂而嚴其

守無使悖出則義洪範八政首食貨而係之農言崇本厚生雖利亦義也郡邑有庫凡以備糴待賑足食餉兵孰非為農者謹出納時聚散正唯有司本務而記事者復以言利為諱使之有美弗傳則亦義之未精而適以資慢政之口實矣予故不能已於諸君之請也使熊君析於義利誠不厭其迂則制治保邦禦侮弭悖猶有出於修庫之外大其說而無利可諱者傳不云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夫明政刑公好惡修孝弟忠信以惇民

行慎郊圻練軍實皆治其國家之事顧以誦於熊君且告乎有政者

雨徵記

徐秋鶚

宏齋翟公為宜陽肅恭神人綏懷遠邇教化大行郡當兵後連歲入夏不雨民以為憂公齋祓孔嚴每禱輒雨且足歲乃有秋于是父老謀紀其事公聞止之曰吾無德及爾旱而禱也吾媿焉禱而應匪吾之能神明之靈也爾毋紀父老請益力公曰必欲紀乎則紀於城隍

所以彰神之靈可焉父老乃致公意謁余余曰爾來宜也雨暘時若休徵也敷皇極協休徵以錫厥庶民太守事也既敷錫於爾邦不可無言以侈休美雖太守不自有厥功矣神之德好是正直於皇極無頗也亦豈自以為功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然則安從紀夫朝廷明置太守幽置城隍以為民也祈甘雨以介黍稷祈者與祈而應者之心皆體朝廷敷皇極以錫福於民也神人交讓吾無所歸功而得太守與

神明之心強為之記以慰父老之請俾來者有攷於斯

祇公名濤字仲觀相州人由司大夫出守宜陽云翰林

院庶吉士馬平徐秋鶚敬撰

鵲巢志　龔一清

歳辛卯二月既定懷遠縣治於丹陽鎮蘇長令朝陽乃

經營戎事起止一小篷舟載星先後人率各所司若役

夫馬俱皙憊于白日黄埃之下益竭乃鳩居勞矣是歳

五月署始楹十月城始奠石旁睨之衆幾幸乎三年成

也壬辰四月長令告落於余余亟行治所望十里而近則㸚㸚麟麟周垣構茅夫然規模備歟循江之滸舟若魚貫人若雁行夫然四民集歟傅而堞壯哉城孔固歟入而闉美哉署孔碩歟去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去營又若干丈繚以牆竝以栅商儈肆之土宜植宜蔬足以食力山川若輻輳呈秀獻奇當為枊屬邑之冠昭哉地利闢與乃欣然喜歎昔寥寥無棄不謂今巖邑也長令言初楹時儀門左楹鵲依以巢右亦如之斵虔丁

丁鵲不避人自卵自雛巢殆可俯而闚歟既翼以飛者六余覯巢固在不覺大喜竊謂燕雀處堂夫物有然鳳凰巢於阿閣在皇初上瑞之世鵲固未前聞也巢之自今日始召南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次章曰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卒章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巢而居而方而盈鳩之盛也女子以夫家為歸故鳩因乎鵲也御將成於百兩匹婦無不被澤也召伯化被南國

其風邈已説者曰騶虞為鵲巢之應然而鵲巢實召南之首豈易言歟於諺鵲占喜古義鳩言聚詩以巡行興托今以營居實見也長令勉之方經治之始有衆騰歡雷與應碑曰歡雷余於鵲巢見歡雷之叶矣聖明在上德澤遠播遐荒黎白始覩天日司牧者留心德化使各得其分願上下和應毋謂騶虞不復出也況刈薙此土新繕邑於久廢之後可謂曰尋常乎有開必先莫靈於禽鳥長令益勉之以追阿閣之風俾不佞一清喜且無

涯於以秦大雅於卷阿之上曰鳳凰鳴矣於彼朝陽今
懷遠是也爰書左鵲巢門右鵲巢門志焉書中門前楣
閒曰召南首瑞不揣綴詩五章屬社師習於有衆命篇
曰粤風鵲巢之什詩曰門之楹兮鵲巢之馮兮胥自今
兮孫孫樂有營兮門之櫨兮鵲巢之雛兮胥自今兮孫
孫樂有孥兮門之棖兮鵲巢之翃兮胥自今兮孫孫樂
有鵬兮門之左兮鵲巢之妥兮胥自今兮孫孫樂垂髫
兮門之右兮鵲巢之阜兮胥自今兮孫孫樂壽耇兮右

門楹五章章四句四言五言六言記作邑者以侯名筆
茲特於鵲巢志詠云

梧州義田記　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
則有長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梧之冬水
西坊火為賑其焦屋者率菜色鶉結髮居十七怵然有
感於衷因徧索城内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髮獨倍
异哉粵西户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婦若此

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民者而誰語余爲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虀粥置田若干畝歲籍其入爲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熯次青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余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戸寧渠車塵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粤粤之中

有梧梧之中惟車壓馬足之間之為見斯亦狹矣若其
兼總八宇昭蘇萬有并畀類於同體引一夫為巳辜則
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為無告也不可為量數奚翅十萬
戶云乎余姑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
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
州縣穀累千為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備倉義也若社倉
易散難收其獘滋多惟長平倉則魏李悝平糴法漢耿
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主糴

糶而糴本當存恵以不費為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閈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粤西潯江郡雙獲銅鼓灘記　樂明盛

天啓乙丑仲冬余捧學正檄自庾遷潯道詔石阯舜峰閱九成記歷蒼梧而入潯境余詢此為何地長年曰前即銅鼓灘也余曰昔髫齡時閱漢逸史馬伏波征交趾舟經八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此非其地耶舟子曰然數年來已獲矣未審今置何所至潯而祗謁先師廟同

寅周君禮指示余曰此銅鼓也漢代羅而沈今三千年而現不裂不缺非神靈呵護何以得此余細閱之身圓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底腰視面稍縮而徧體多葉紋紅女繡刺所不逮予手叩其脣錚錚鏜鏜桴擊其面淵淵鼕鼕竊念石有七敲三撾法惜無傳而硿砿莫諧韻時久如許花紋側角内無損蝕信神物耶又數日而登觀風樓眺望白石羅叢思靈之勝邑博衣君明謙復指一器示余曰此異物也

予昔任茂名聞此地獲之盖自伏波時没而今現余曰
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耶何形體同而茲唇稍㼜也曰
是也君知其同未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
動土得此其日銅鼓灘漁人以網絓莫舉因入水而摸
知為器爰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
古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呵護宜歸之聖
神雖以質全文備出自灘中者置文廟中而唇㼜差鑫
出自白石者置觀風樓兩者㼜完異而形同聲同没水

同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手摸心賞直令人神遊三千載而上矣昔東坡蘇氏以狄咸作九成臺自稱玉局散吏喜為之記予謂其慕浮名而亡真器也今兩具漢泯而明現兩失而同現人亾而器存好古之士樂覯其現詎不與商彛周鼎共珍為宗廟器乎夫日月寒暑風雨晦明並於天地間而南郭子綦謂其未聞地籟今人隱於漢天顯於今如寒暑晝夜遞仲是天籟叶地籟間矣奚啻鞉圉壎篪管磬匏絃也乎昔韶作而鳳儀

獸舞韶調而馬仰魚聽今夫使有形有聲者顯祥異於蒼梧之西而聖天子履中蹈和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韶雅載作俾魚不淰鳥不獝獸不狘人情不失我明媲美虞周跨軼炎漢殆九成中之重器也歟伏波有知手為加額子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作矣歲在丙寅履端上元日臨川樂明盛記於潯州公署周君禮大庚人相與校錄袁君鳴謙平樂人善觀厥成名得並書云

粤西文載卷三十六